

輯一 鬼

〈穀倉〉

世界停住，
停在憂鬱的懸崖，開一朵
花，開在哪裏？他們確認腳步
他們一直站在原地

水流過門
門在後方，開開闔闔——
世界的脊背開開闔闔——
世界放出很多蟲子
在那些濕如水流的手
指，在那些比身體更早的血液
爬啊爬啊爬
那樣多快樂

我爬啊妳爬啊他爬啊星期三
我從穀倉滑出
上帝造了牧地，我們造了
牧地——這個詞彙由於發音受到擠壓
——放養牛羊，是為了只是為了
種植牧草。搭好穀倉，鋪滿牧草
我爬啊你爬啊她爬啊
世界輕輕挪動

——羊角是線索，牛環不是
羊角上的索繩垂盪在黑夜
不是。打開黑暗的
無用的羊角呵——

月亮的憂鬱降在憂鬱的懸崖
她吞著絳紅的話不說
他們只站在原地
直到沒有原地
直到沒有一種黎明喚醒他們

〈鬼〉

萬物孤立
在萬物的核裏
我看見你
在核的螺紋之間
上升。回到原點
時間堅硬如初生之果
果肉沒有熟爛
我已聞到氣味
像水的下部永恆靜止的流動、
永恆流動的靜止
是情慾打開了鐵
以鐵水反覆鑄一座嶙峋如指的岸
放置和等待
無數次虛空誕生的冷宇宙
物質總已抵達
才接著失去，才接著
讓陰影張口如深淵
讓深淵分婉眼睛
如果闔上瞼
「如果」就誕生
如果萬物孤立
在萬物的核裏
我看見你
你夢過
夢是腦在嚼食白日
生長出的複瓣斷層
在某一匣層的時間
在夢裏很多的你永恆活過
如鬼
失去開始
亦已懂終結

〈鬼之二〉

臉孔已多麼煙霧
唇齒內
身體裏
黑夜的大陸，從這一點出發
可以回到這一點
無盡止的
慾望的輪圈不過妖刀
軋裂麥子如果麥子
不死
亦不能達成
你不能意志你意志的那些
山羌、野鹿、雲豹的頭顱
你的頭顱
都嵌在輪圈之內，只有動作
引導著動作
你選擇眼睛
抑或感受那些透明吊線和四腕的吊痕
感受意志不斷吐出慾望
只有眼窩靜止
為黑夜的體腔盛接光
為兩座空洞生出一枚太陽
你借的
你賴以珍惜的

〈鬼之三〉

人是死去之人的鬼
和風一樣透明
，只遺留自己
人又是塵寰最邊上的埃
疊在焚燒的紙房子的埃上
在有形無廓的雨霧中
緩慢移動著
一座座山陵如蛇，開始
吞噬著開始
終結於穢點
在如梗隙的罪惡中
在如梗隙的沒有罪惡的快樂中
死去之人以身築為自己的橋墩
過了自己體內的河
剎那生出罪惡與快樂的孿生臉孔
重又剎那滅沒
就忘記一切鬼
就分明知道要走了
但無明緣由

〈鬼之四〉

——我說完了
作為你鬼的形體
摸一道永恆曲面的潮濕的牆
在牆隙裏找時間的芽
記憶和記憶
只能穿過彼此
而不知有穿過
像你的初生
心是何時開始跳動的
還是心周圍的肉先盈滿大海
然後長成身軀
然後衰敗成空的身軀
我走進這架白色房子
找空的罐子
我手指探進裏頭
找空罄之光
黑夜和白晝再無分別
偌大的宇宙一顆球形空曠的記憶
投映在牆面
離火和春天
同樣遙遠

〈鬼之五〉

橋梁通往山坳
雲霧通往橋面
每一團雲
都散發著自己的氣味
所以天空的氣味寂滅，如果
人和人之存在注定彼此消弭
毗濕奴的夢也要寂滅
在一輪吐吸之間
可想像的全部的時間
在唾液漫至齒唇之間
生命之海漲起
鬼亦有唾腺嗎，如果
唾液和眼淚獨立於意識
鬼不做夢亦不哭泣
鬼不做夢亦不哭泣
——山坳通往樹林通往光
樹蔭下，光點灑落
一孩子奔跑
那時春天正來
人和人交換著黃昏

〈鬼之六〉

我雙手空罄
一直如此
我失去你們的田地
赭土下忍捱的力量
那是水
魚貫我的體內
再很快滲透、消逝
我雙手空罄
我的血液比我的想像
更為遙遠
我失去我的身體
我僅能挖掘重又挖掘
我，和土一樣缺乏形體
隨便墮散
卻無法回絕存在
亦無法回絕存在只是塵的球形陰影
在一面白牆上
我幾乎夢著自己醒來
凝視著
白牆上一塊汗點，遲緩地
吞噬周圍
我失去時間，餘下烏鴉聚攏
牠的黑翅膀騷動
打開六道隙縫
引領我的眼睛駐進更深
好像一萬次地停棲
在一面白牆上
我幾乎夢著自己醒來
且更輕一些

〈鬼之七〉

擲兩顆石頭，朝向床
和明日同一張床
時間晃動的影子
——飄盪在白日
睜眼，照鏡，看光構成的空形體
對著沒有空間的灰藍色現實
為每日重生又衰老的皮
披上囊
在皮囊和皮囊間縫
把一層層舊霧收牢
同時遺忘
夢會記起昨日的窗
窗讓蟬死在世界虛空的臉上
所有黑夜都會回來
所有黑夜都是同一座夜
幽闐，卻比鏡子更明澈
予人面視自己
一顆石頭等待秋天
一顆石頭
它的豐收和荒涼
眼睛等待石頭
和更早的眼睛，一開始
一開始是早晨……
白色的浮沫
歲月的花

〈鬼之八〉

你只能一道聲音
或一道靜默接著
一道聲音或
一道靜默地

學習生命

是在黑夜中
——不是純粹的黑夜
是一片「喧囂的寂靜」——
不問意義地
穿過一柱接著
一柱的巨大的橋墩
不問意義地
舌頭從黑暗

進入黑暗

再終放棄所有

是窗上的晨露、墮下的雨
是未出生的蜉蝣
卻已經抵達、重又抵達
天空
一只流晃晃的藍眼睛
重又闖起：
昏藍的巨大表面上升
同時下降
我那裏也沒去你那裏
也沒去我們的肉和靈一些些在土裏
一些些在海裏
你走進風而
風偶爾停下
在我的身旁，凝視
地平線上一道垂直而虛無的痕跡
未進入的你已經抵達
黑夜……
世界在寂靜中掙扎
而終歸寂靜

〈山陰路〉

山陰路是繁複但只有一道的暗藍色羊腸
在粗糙指縫繪製那漫長冬日，永遠都沒有
但永遠有出口：洶湧，裸裎
開向北陸的海，風永遠迅速離開但它終將停歇
煉油廠和溫泉交替出現，好像生活那溫潤的口
好像我們將永遠居住或者永遠經過一樣